

乡间散步

□王春鸣

花边系马

离开老家和妈妈,去南京上班的时候,是春天,疫情,三月。

略过那寂寞的,无可言表的时日,再回来已是六月初。

几乎每天和妈妈通电话,连视频,听她说桃花谢了,结出小桃;跟美兰要了一些芋艿种子,种了四行;去菜场买了几两小虾,吃了三天;其间最好玩的事是她告诉我全员核酸的时候,有个从未出过村的人健康码过期,应该填“否”的选项,全部勾了“是”(因为儿子不在身边没人帮他操作),瞬间爆出红码。他转身就逃,弄得村干部兴奋起来,追他,一直追到田里,然后问他没毛病为什么逃,他讪讪抱住头:我也不知道……

我们在电话里哈哈大笑,又交流新学的各种技能:用四五个小时慢炖一锅汤;种花插花;把每一把菜刀都细细打磨得雪亮;散步的时间越来越长——几乎天天,72岁的妈妈,微信步数都超过了一万,好几次还占领了封面。而从前一直和她同步的人,他的微信步数,这一年多来,每天都是0。

见到我真人的的一瞬间妈妈抱住了我,我感觉到她的骨头硌在我胸口。她从来没有这样直白地表露过感情,这回不知道是怎么了。陪着她的那几天,都是一起做简单的晚

饭,把院子里的蚕豆和莴笋、黄瓜用清水煮煮,或者凉拌,吃过收拾好,就去散步。时隔两个多月,我们的步子终于又重合在同一条路上。

家门口白兰花开得太狠了,小小一棵树,全是叶子和花苞,它的香气跟着我们,有一瞬间我竟然闻到了十岁时父亲抽的大前门香烟的味道。邻人家的卷心菜地惨不忍睹,一片片平摊在泥地上的叶子蛀成了绿色的网,在和青虫的斗殴中,有五棵卷心菜紧紧护住了最珍贵的部分,没有农药相助,它们胜得惨烈。

河流不紧不慢地跟着我们,芦苇被过端午的人采去包粽子了,只剩下老叶和顶上的叶芯,隔河的麦子熟了,油菜已收割,更远处的另一个村庄被暮色和干草味萦绕……一只小黑狗从自家的场院里向我们奔过来,又很快被主人喊回去了。

妈妈现在很能走了,她今天要从光明路绕到六甲路再从杨家桥回到家,我说行。一路上听她第N次讲她年轻时的爱情、穿中山装的爱人、没有见过咖啡的时候穿过的咖啡色的裤子……在经过一片稻田的时候她说,前年跟你爸散步的时候,经常走这里,他身上会带一把小刀,为了偷人家的芦稷给她吃;又经过一户人家,她说有一次散步忽然遇到雨,他们两个就在这家屋檐下等雨停。

我跟着她的步子,回忆里依然全是故人啊。但是和三个月前不一样的是,我感觉到她起初的那种强烈悲伤好像包上了一层软壳,往事和时间在治愈她。我就默默地听

着,不再像从前那样,急着打断她,急着转移话题,急着安慰她。

后来她不再说话,我就插了一句,我也很想爸爸,所以妈妈你要好好的,要长长久久地挡在我和弟弟前头……

一万步已过六千,有老人家独自一人在路边枇杷树下吃晚饭:茶泡饭,咸瓜炒毛豆、咸鸭蛋、大富豪啤酒……一嘟嘟金黄的果实在他头顶很是诱人,我多看了几眼,他立刻就采了两串非要递给我:来,尝尝,尝尝。我捏出一个搁在嘴里,那果子的香气立刻便从舌尖上扩散开来,不算甜蜜,甚至有点酸,但是真新鲜,那层叠丰富的味道,是活的。水果店里一板一眼包装好的大枇杷,哪里能跟它比。

枇杷树旁还有一棵枣树,已经小枣青青,我想过些时日,等枣熟再走这条路散步。

路上还遇到好几群散步的熟人,有从后面赶上来的,有迎面走过来的,大家发出稀松平常的问候:“今天核酸做好了?”“对,中午就去了。”此外无话。

大概是农历初三的缘故,月亮起初媚眼如丝挂在天边,走完一万步的时候它已经不见了,长天上只有斗大明星烂无数。

我扶着绣球花树倒鞋子里的细沙,长路难免风尘。绣球有的是粉色的,有的是紫色,娇娇地探到我眼前。一朵花得要多爱自己,多喜欢做一朵花,才能开出如此热烈繁复的样子;又要在春天里做多少准备,才能给自己挑选好这么温柔的颜色,然后,来到初夏,并且,成为初夏。

这安静的,深长的时日啊!



每个人都会经历几场难以忘怀的雨。

一一皆可寻其源

□江 徐

坐看苍苔

某年秋天,陪外地的友人逛南通博物苑,看到一幅墨竹拓片,仔细一瞧,竟是东坡居士的作品。旁边有段文字注释:“绍圣元年闰四月廿一日,将适岭表,遇大雨,留襄邑,酒后戏作。”拓片上,翠竹数茎,上俯下承,竹叶老嫩并呈,似有冉冉春气。

我不会观竹,也不懂赏画,只是对着拓片上的一丛竹、竹旁两行字,不禁遥想千年前的悠悠往事。

绍圣元年,苏东坡五十七岁。在这前一年,他刚被调离尚书职位,又经历丧妻之痛。随后,他的守护神——贤明的高太后驾崩,太后一死,苏东坡就被调离京城,去往偏远的岭南。宦海中载沉载浮,来去身不由己,正如他写给弟弟子由的两句:人生到处知何似,应似飞鸿踏雪泥。

在去往岭南的途中,大概襄阳地界,忽遇大雨,暂停车马,看雨,听雨,饮酒。酒后,他便“戏作”出这幅墨竹。每个人都会经历几场难以忘怀的雨,在雨中有所觉醒,在雨中超越自我。对苏东坡来说,当年黄州沙湖道中的那场春雨,让他看见自己坚毅的心,“莫听穿林打叶声,何妨吟啸且徐行”。晚年,谪居惠州时的秋雨,记起了他对亡妻朝云的款款深情,“不合时宜,唯有朝云能识我。独弹古调,每逢暮雨倍思卿。”襄邑这场大雨,又让他在吟诗作画中对人生几何产生哪些新的领悟?

年轻的时候,苏东坡在凤翔担任判官,那是他人生中第一份工作。审案、判案之余,他常常出门游历山川,探访古刹。在当地的普门寺和开元寺,他有幸观赏到前人吴道子、王摩诃的画作。归去后,他据此写下一首诗,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游记,或者观画有感。

看得出他画的时候心情是悠闲平静的,没有多余的想法。

聊聊“八大”

□杨 渭

兼得斋夜话

大画家齐白石曾写过这样一首诗:“青藤雪个远凡胎,缶老衰年别有才。我欲九泉为走狗,三家门下转轮来。”青藤、雪个分别是徐渭和朱耷的号,缶老是指吴昌硕。齐白石愿为这三家门下“走狗”,足见其对三家艺术的钦敬。本文单说“雪个”,也即朱耷(八大)。

朱耷(1626—1705)是明皇族后裔,“八大山人”是他的一个号(别名),在艺术史上他以“八大山人”著称。八大的祖父父诗书画,父亲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山水、花鸟画家。八大早慧,8岁时已能诗书篆刻,尤长绘画,15岁为诸生。19岁甲申国变,后逃入奉新山中,23岁削发为僧,28岁皈依曹洞宗高僧弘敏,法名传檠,字刃庵,号雪个。31岁时,八大主持介冈灯社鹤林寺,于佛理参悟颇深,不久便竖拂称宗师。康熙四年(1665),清廷诏令明宗室改易姓名隐伏者返归不究,八大遂告别担惊受怕的日子,开始云游四方。

现存最早的《传簪写生册》是八大34岁时的作品,新奇、简约的风格已具。“扬州八怪”之一郑板桥《题屈翁山诗礼、石涛石溪八大山人山水》:“国破家亡鬓总皤,一簪诗作画头陀。横涂竖抹千千幅,墨点无多泪点多!”屈翁山即诗人屈大均,明亡后曾从桂王朱由榔抗清,失败后出家为僧。石涛、石溪都是由明入清的大画家,都做了和尚,石涛和八大一样也是皇族,八大长石涛17岁,若论辈分,则足足高了四辈。郑板桥说他们的作品中亡国之痛的泪点比墨点还多,这一观点为后世绝大部分艺术史家所接受,尤其在解

吴道子与王摩诃,一位画圣,一位诗佛,在年轻的苏仙眼中,前者“雄放,浩如海波翻”,而后的壁画“亦若其诗清且敦”。虽然二位艺术前辈各有千秋,皆属神品,若非得评个高下,东坡居士认为,终是“得之于象外,有如仙翩谢笼樊”的摩诃诗画更胜一筹。

“交柯乱叶动无数,一一皆可寻其源。”在此语境中,这联诗是描写墙上的那二丛竹。枝叶纷纷,穿插交错,看起来甚为繁复,设若细看,枝枝叶叶皆有源可溯,有根可依,并非杂乱无章法,凭空而生。

在当时,这两句赞美墨竹的话,想必东坡居士只是就画论画,并没有延伸义。千年后,他的一位小迷妹却从中品出些哲思的意味:不管我们所处的大千世界如何纷繁杂乱,乱象丛生,总归有其缘故。不管某件事看起来如何复杂离奇,不可把握,都可透过表象勘察其规律或者真相。不管一个人作出何种难以理解的举动,最终都可探究出其中深藏的缘故。

也许,我们很难认出这个“源”的真面目,但至少可以相信,不管多么困难,它是一种可“寻”的事理,一种真切的存在。若要谈意义,意义在于“源”本身,更在于寻找它的过程。因为这种可寻,生活可以少些大惊小怪,多些随遇而安。因为乱叶背后的可寻之源,一切都可以接受和理解。

人生应如竹,生而有节,无心自高。一枝一叶总关情,一心一念终不乱。如果乱了,都可以寻其根源。

闲来翻看苏东坡等古人的诗作,心中会莫名涌上一阵想哭的冲动,倒不是因为悲伤,而是感到自己幸运。想到在那么多年之前,他们竟然同样在这个世界上有血有肉地活过,那么多年以后,我竟然有幸在世界的微小一隅,通过书卷,掘取他们不朽的文艺清芬。他们仰望过的月亮和星空,依然好好地照耀着我来到的这个世界。百姓人家都在他们笔下的日月山川里。我永远没法知晓,写下这些诗歌的可爱灵魂,曾经到底怎样存在过?

青春记忆里的爱情

——德沃夏克《幽默曲》《月亮颂》赏析

□木 火

四季乐韵

青春记忆里的德沃夏克,是大学课堂里音乐老师赞赏的《自新大陆交响曲》,那催人泪下的第二乐章直抵心灵深处,让我真切地体会了一缕飘飞在异国的乡愁。由是记住了这感人的旋律,也对这位陌生的作曲家生出一份亲切感。

毕业数年,那个五四青年节,在南通淘得一张CD——索尼公司出品的《德沃夏克在布拉格》,汇集了一批名家:波士顿交响乐团,马友友大提琴,帕尔曼小提琴,小泽征尔指挥。

就在那年那月,我结婚了。德沃夏克的音乐为我的新婚之夜营造了一片温馨浪漫的气氛。婚礼在乡下老家办,很是简朴。城里还没有住所,只有一间租住的小屋,嫁妆也都安放在了乡下,其中有我最喜爱的松下台式音响。席终人散,轻柔的音乐流淌在房间,飘飞于乡村无尽的夜色,思绪轻扬,心神荡漾。感人的是德沃夏克的幽默曲和歌剧《水仙女》选段《月亮颂》。

德沃夏克共创作了八首《幽默曲》,都是钢琴作品,最出名的是第七首幽默曲。幽默曲又名滑稽曲,是流行于19世纪的一种幽默风趣、明朗愉快的器乐曲。但德沃夏克的这首幽默曲,其实并不诙谐,除非演奏得夸张一些,第一段的跳跃感更强些,那或许能听出一丝幽默与诙谐。幽默曲为A—B—A三段式,第一段中的跳跃感来自带三六分休止的附点节奏,音符一长一短,像是孩子蹦蹦跳跳地走路,逗人欢乐。

但在我听来,作曲家的本意是想表现纯真与可爱吧。而且,管弦乐版的幽默曲,自然将这首音乐小品演绎成了大气上乘之作。新婚燕尔,联想起与爱人长长的恋爱之路,聆听这首乐曲感慨万分,融入了自己的百般情愫。

起首是漂亮俏皮的小提琴音,宛若一位不谙世事、活泼可爱的女孩,款步走来;大提琴飘出相同的旋律,却稳重厚实又不失优雅。而后相互缠绵,曲声悠扬,令人怦然心动,如同少男少女一见钟情。之后则是凄婉悲凉的乐段,弦音交错纠缠,小提琴像是带着了紫丁香般的忧郁,揉弦之声如泣如诉,最终引出悠远的弦乐,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。大提琴与小提琴再次重复开头的主题,却显得悠缓沉稳,平平淡淡中蕴藏了更加深沉的情感,从从容容里包含了更加丰富的人生内涵。那正像是我们两人的爱情故事——经历了艰难曲折最终平和圆满。

能有这样一首美妙的乐曲,镶嵌于自己的青春记忆,那是怎样一种幸福,应该庆幸,我在最美的岁月遇见了最美的音乐。

如今的小城,婚庆服务业发达。一次参加婚宴,听到了德沃夏克的《月亮颂》,莎拉·布莱曼的演唱,虽然不是我钟爱的版本,却也生出了一份亲切感。薄纱似的嗓音演绎的朦胧歌声中,一对新人举起一大瓶香槟,将象征着甜蜜爱情的香槟酒缓缓倒入叠成塔形的酒杯中,婚礼司仪深情祝愿他们永浴爱河。

这首《月亮颂》,一下子把我拉回了动人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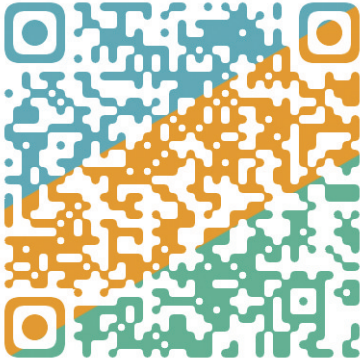
青春记忆,拉回了记忆中那场简朴的婚礼——没有司仪,没有香槟,没有绚丽的灯光,没有热烈的祝福……却有至美的音乐回旋在乡村的夜空,祝福的女声以歌代诉一腔柔情。有这典雅的音色相伴,就是人生里最美的印记!

《月亮颂》是歌剧《水仙女》中的一首女高音咏叹调,旋律优美,动人心扉,如今已成为音乐会上经常演奏的曲目。《水仙女》是根据捷克著名诗人杰罗斯拉夫·克伐比尔的诗剧《月亮颂》改编的三幕歌剧,德沃夏克于花甲之年创作,是他创作的10部歌剧中最为出名的一部。这首咏叹调出现在第一幕,水仙女鲁莎卡于月夜从湖底升上水面,面对皎洁的月亮倾诉自己内心对爱情的渴望。

这是一个在欧洲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:水仙女鲁莎卡爱上了常到湖边散步的王子,她请求女巫帮助,女巫答应了,但有条件——她将变成哑巴,一旦失去王子的爱,她将永远生活在湖的最深处,除非有尘世之人为她付出生命;鲁莎卡和王子相爱了,但就在他们在城堡举行婚礼的那一天,来宴中一位邻国公主,当面侮辱鲁莎卡,并挑逗王子,与之相爱,水仙女痛苦万分;关键时刻,王子又被那位公主抛弃,他幡然悔悟,四处寻找鲁莎卡,决意赎罪,最后于湖边再次相见,王子不顾反对,倒在了鲁莎卡冰凉的臂膀上,接受着死亡之吻。

“银色的月亮高挂天空,你的光芒映照四方,漫游在辽阔云天。凝神朝窗户张望,啊,月亮留下吧,留一会儿吧!告诉我,我的爱人在哪里?”缥缈的竖琴、悠长的水管、轻柔的弦乐缓缓地流淌,引出一个纯净的女声——弗·冯·斯塔德国润柔美的嗓音唱出了一片迷离幽邃的意境,唱出了一种深切绵远的情怀。尤其是那最后的高潮,空灵的嗓音直逼悠远的夜空,嫦娥奔月般令人遐思万千。

众多女高音演唱过《月亮颂》,各有千秋。在我听来,莎拉·布莱曼的嗓音显得有点单薄,宛若夜晚的唱语,虽有浪漫气息,但渲染不了爱之深情;俄罗斯女高音安娜·耐瑞贝科声音华丽,角色把握到位,《月亮颂》也是她的代表作,但感觉声音的穿透力弱了些。而我钟爱的是弗·冯·斯塔德的演唱,或许是先入为主,且带着新婚蜜月里的浓情。



扫描二维码 听经典名曲